

欲望之河

克里斯多佛·安德森◆著

陳秋萍◆譯

The Story of Clinton & Hillary

你知道
為什麼人們要投入政治嗎？
因為他們
在性方面欲求不滿。

——一九八四年，柯林頓

高談文化

欲望之河／克里斯多佛·安德森 (Christopher Andersen) 著；陳秋萍譯。-- 初版。-- 台北縣新店市：高談文化，2001【民90】

面：公分

譯自：Bill & Hillary: THE MARRIAGE

ISBN 957-0443-18-9 (平裝)

1. 柯林頓 (Clinton, Bill, 1946-) - 傳記 2. 希拉蕊 (Clinton, Hillary Rodham) - 傳記

3. 總統 - 美國 - 傳記

785.28

90003575

Copyright (c)1999 by Christopher Anderse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c)2001 CULTUSPEA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文字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公開播放。

獨家中文版權 (c)2001 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年3月 初版

作 者：克里斯多佛·安德森 (Christopher Andersen)

翻 譯：陳秋萍

發行人：賴任辰

社 長：許麗雯

總編輯：許麗雯

主 編：樸慧芳

編 輯：黃詩芬 劉綺文

美術設計：徐小媛

行銷部：楊伯江 朱慧娟

出版發行：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部：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131號2樓之1

電 話：(02) 8919-1535

傳 真：(02) 8919-1364

E - Mail：c9728@ms16.hinet.net

印 製：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省業字第890號

欲望之河

定 價：新台幣300元整

郵撥帳號：19282592 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目錄

第一章	犯錯的男孩	7
第二章	阿肯色獵豔行動	49
第三章	頂尖女律師	97
第四章	丈夫的祕密	153
第五章	挑戰性冒險	191
第六章	成爲白宮夫婦	241
第七章	都是我的錯	285
第八章	希臘悲劇的情懷	333

欲望之河

克里司多佛·安德森 著 陳秋萍 譯

By Christoper Andersen

高談文化

目錄

第一章	犯錯的男孩	7
第二章	阿肯色獵豔行動	49
第三章	頂尖女律師	97
第四章	丈夫的祕密	153
第五章	挑戰性冒險	191
第六章	成爲白宮夫婦	241
第七章	都是我的錯	285
第八章	希臘悲劇的情懷	333

她不知道應該殺他还是救他。

——曼蒂·古朗華得，柯林頓顧問

我不喜歡這麼說，不過他確實欺騙她。

他是個大說謊家，只是她不願相信他最壞的一面。

——希拉蕊的一位密友

你這個愚蠢至極的王八蛋。

——希拉蕊對她丈夫說

第一章 犯錯的男孩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四

雀兒喜 (Chelsea) 撥開她臉上剛燙過的髮絲，轉身跟她母親揮手說再見，離開白宮，晚上去跟朋友們聚會。第一夫人希拉蕊·羅德漢·柯林頓 (Hillary Rodham Clinton)，站在白宮二樓寓所寬敞無比的中央大廳另一端，看起來瘦小、疲憊又脆弱，但仍堅強地回以一笑，虛弱地說：「玩得高興點！」之後，這個史丹福大學女生，就在時時刻刻跟著她的安全人員護衛下，搭乘電梯下樓，一輛待命的防彈轎車正等著她。

雀兒喜從史丹福大學回家過暑假，讓希拉蕊寬心不少。雖然分處美國東西兩地，但是七個月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這兩個女人一直經歷著同樣的情感震盪。這七個月當中，她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男人，向她們還有全國民眾發誓，他從來沒有跟二十二歲的白宮實習生莫妮卡·陸文斯基 (Monica Lewinsky) 發生性關係。

希拉蕊太清楚比爾·柯林頓 (Bill Clinton) 過去擔任阿肯色州 (Arkansas) 州長時的輕率行徑，這一次，她卻必須相信他。進駐白宮這六年期間，柯林頓和希拉蕊並肩面對白水案 (Whitewater)、旅遊局事件 (Travelgate)、檔案事件 (Filegate)、文森·弗斯特 (Vincent Foster) 自殺案以及寶拉·瓊斯 (Paula Jones) 性騷擾案，更別提那些不勝枚舉

的次要醜聞和調查了。事實上，每一個案子都是希拉蕊出面，與白宮的律師團一起研擬策略，讓原告信譽掃地和發動反擊。

由阿肯色州前任職員寶拉·瓊斯提出的性騷擾官司，確實讓希拉蕊顏面盡失。但是，這些指控（引誘寶拉到他下榻的飯店房間，褪下他的褲子，然後試圖強迫她口交）只跟柯林頓成為一國元首前的行為有關。此外，希拉蕊知道她丈夫在阿肯色州時，曾經跟一個舞廳歌手珍妮佛·芙勞爾斯（Jennifer Flowers）關係曖昧，對寶拉·瓊斯案，她相信柯林頓否認的話，因為希拉蕊堅信，寶拉只是她丈夫的政敵派出的的一個爪牙而已。不顧總統顧問團的千託萬請，她斷然反對任何瓊斯案的庭外和解，這是個致命的錯誤決定，最終導致陸文斯基案一敗塗地。

當時，希拉蕊不相信她丈夫會故計重施——不可能在他們同住共處的白宮屋簷下，不可能在各個角落有安全人員埋伏的情況下，更不可能在寶拉·瓊斯案判決結果未明，獨立檢察官肯尼斯·史塔（Kenneth Starr）還緊盯著他們所有人不放時。

雖然希拉蕊當時一無所悉，不過，在一月七日柯林頓總統說出他對瓊斯案的證詞時，情勢已經開始不樂觀。法官蘇珊·韋伯·萊特（Susan Weber Wright）頂著她的招牌撲克臉，聽著柯林頓否認他曾經跟陸文斯基發生過任何形式的性關係，但在巧言誘哄下，他才說模糊記得買過一兩個小禮物送給這個實習生，但記不得她面對面或在電話中跟他說過什麼話。

回到白宮兩個小時之後，柯林頓總統打電話給他的秘書貝蒂·居禮（Betty Currie），要她隔天早上到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來一趟。他說：「貝蒂，我想跟你談談莫妮卡到我辦公室拜訪的事。」居禮掛上電話時心想，她幫柯林頓工作的這些年來，他從來不曾要她在星期天到白宮來過，在任何編列預算的緊要關頭、在奧克拉荷馬市炸彈事件之後、在任何天災、甚至與

沙丹·海珊 (Saddam Hussein) 一觸即發的戲劇性衝突期間，他都不曾這麼做。

同時，希拉蕊需要知道一些事。總統夫婦取消了與白宮幕僚長爾斯金·鮑爾斯 (Erskine Bowles) 共進晚餐的計畫，柯林頓告訴希拉蕊，希望她相信：他因為同情居禮一位有困擾的年輕友人，試著想幫她解決某些「感情」問題，這期間，那個可憐的困惑女孩卻以為，他們兩人之間不只是這樣而已。跟過去一樣，希拉蕊接受她得知的字面意思，把焦慮轉移到具有建設性的事情上。「我們這個週末，」她後來絲毫不帶譏諷地說：「來清一清櫃子。」

隔天，總統跟往常一樣，讓貝蒂等了超過一個小時，才獨自來到橢圓形辦公室，沒穿西裝外套，只穿著襯衫，到她辦公桌前跟她說話。她可以感覺到，老闆平常不在公眾面前展現的活火山脾氣正要爆發：額頭青筋突起，一邊說話，手指一邊敲著她的桌子。

「是這樣，昨天出庭應訊時，他們問我有關莫妮卡的幾個問題，」他搖著頭說：「現在，有幾件事妳可能想要知道。」

居禮一向願意掩護她的老闆，為了在他辦公室進進出出如過江之鯽的美女，跟希拉蕊撒點善意的小謊，是一回事，但在法庭宣誓下說謊，則是另外一回事。

「她在那裡的時候，妳也一直在那裡，對不對？」他說。

「嗯，總統先生，我不確……」

總統站在她桌旁，傾身向她靠過去。「對不對？」他又問了一次。居禮害怕地點了頭。

「我們從來沒有單獨相處過，」總統繼續說：「莫妮卡來找我，我從來沒有碰過她，對不對？」

居禮再次點頭。

「妳看得到而且聽得到一切，對不對？」柯林頓繼續說，居禮一點點頭。「妳知道，貝蒂，她想跟我做愛，但是我不能那麼做。」

「是的，總統先生，」她回答：「你不能那麼做。」

「對，現在，打個電話給莫妮卡，」他說，轉身回到橢圓形辦公室。「我要知道她的情況。」

居禮打陸文斯基的呼叫器打了四次，都沒成功。那天早上，她又打了九次電話找陸文斯基，還是沒找到人。將近中午時分，她告訴總統，陸文斯基一通呼叫器或電話都沒回，柯林頓只是搖搖頭嘆口氣。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二晚上，嚇壞了的新聞秘書麥克·麥科里（Mike McCurry）打電話給總統。麥科里手上握著「華盛頓郵報」將於隔天早上出刊的頭條新聞，猶豫了片刻才把標題唸給總統聽：

柯林頓被控強迫助理說謊

史塔詳細調查總統是否指示一名女子

向瓊斯的律師否認指控事件

總統瞄了他的手錶一眼，已經午夜了。十二點〇八分的時候，他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私人律師羅伯·班內特（Robert Bennett）。「我告訴你，羅伯，」他說：「這些全是謊言，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任何形式的性交。」

掛上電話沒多久，柯林頓馬上打電話給白宮副法律顧問布魯斯·林德樹（Bruce Lindsey）。半小時後，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十六分，總統吵醒了在家的貝蒂·居禮，為了「華盛頓郵報」即將刊出的報導向她警告，又把他們的故事講了一遍。然後他再一次打電話給陸文斯基……

早上六點，紐約的天色還沒亮，一位具影響力的華盛頓律師，也是總統多年來的心腹之交維隆·喬丹（Vernon Jordan），被電話鈴聲吵醒。在總統的授命下，喬丹曾幫陸文斯基在紐約找工作，讓她離開華盛頓以免製造麻煩。他聽著老朋友告訴他，出現在當天郵報上的報導是個「漫天大謊」。七點十四分，柯林頓第三次跟白宮的副法律顧問林德樹通話。

此刻，柯林頓面對著最令人恐懼的事：把事情告訴他的妻子。希拉蕊晚上十一點前就上床睡覺了，而且睡得很熟，完全不知道報上刊登的驚人報導，以及柯林頓想要防止事件擴大的瘋狂舉動。第一夫人對丈夫夜裡的活動一無所知，並不是不尋常的事；就跟他們的偶像甘迺迪夫婦一樣，柯林頓和希拉蕊也有各自的睡房。事實上，柯林頓夫婦分房睡至少七年了，分床睡並不稀奇。

左手緊握著這份報紙，頭版登載著要命的標題，總統走向「官邸」——第一家庭位在白宮二樓的私人寓所。柯林頓故意經過掛著卡薩特（Casatti）、塞尚（Cezanne）和庫寧（Kooning）畫作的中央大廳，經過擺滿了美國維多利亞式厚重家具、陰暗的林肯廳，以及玫瑰色調的皇后廳，然後才在走廊盡頭的第一夫人臥房前停步。

總統把手舉到眼睛的高度，輕輕敲門，然後不等回應，就慢慢推開門。他走進去坐在床緣。「沈睡型」的希拉蕊，就像自己丈夫形容的一樣，這時才醒過來。

「怎麼了？」她問，一邊用手撐坐起來。

「妳看，」柯林頓說，把報紙遞給他妻子：「妳絕不會相信這個。」

希拉蕊一看完文章便勃然大怒。總統高聲宣稱他的清白，很快的，他們憤怒的叫罵聲就迴盪在整個走廊裡，對白宮幕僚以及負責護衛總統夫婦的安全人員而言，這是相當熟悉的聲音。

怒氣高張的對話只持續幾分鐘，過去希拉蕊一向都選擇站在柯林頓這一邊，但現在，柯林頓的總統寶座岌岌可危，她別無選擇，只能再次說服自己，他說的都是實話。怒氣一消，柯林頓就問他妻子一個每遇到危機就會問的問題：「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接下來的二十分鐘，他很快把那天早上他和貝蒂·居禮、維隆·喬丹以及布魯斯·林德樹的討論，跟她說了一遍。柯林頓和希拉蕊都同意，總統應該接受當天已經約定好的媒體訪問。不過他必須先取得顧問團親信成員的支持。

那一整天，總統對白宮幕僚說：「我要你們知道，我沒有跟那個女人，莫妮卡·陸文斯基發生過性關係」……「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們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形式的性交，我們沒有口交」。

柯林頓告訴他的一位資深顧問，「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的前任撰述悉尼·布魯門索爾(Sidney Blumenthal)，說陸文斯基的朋友都叫她「盯梢狂」。至於他自己，總統告訴布魯門索爾，他覺得「自己像小說裡的人物，被毀謗他的強力所包圍，我沒辦法讓真相大白。」然後，提到亞瑟·科施勒(Arthur Koestler)黑色小說裡被政府殘酷迫害的英雄，他說：「我覺得自己就跟小說『黑暗正午』(Darkness at Noon)裡的角色一樣。」

希拉蕊後來在她稱之為與肯尼斯·史塔的「戰爭」中，成了她丈夫最忠實的盟友。

她告訴一個加州的朋友，盲目地相信柯林頓「是我能度過這個難關的唯一方法，我必須相信我丈夫說的是真話。」

說服她自己相信這點，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柯林頓以前為他的婚外情，已經騙過她很多次。柯林頓叫醒她，拿「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給她看之後，不到三個小時，希拉蕊搭上前往巴爾的摩（Baltimore）的火車，預定在那裡的高雪學院（Goucher College）就「種族關係」發表演說。「她很沮喪，」一個陪第一夫人出差的教育部官員說：「但不是很明顯，只是態度冷淡疏遠，總之那不是一趟愉快的火車之旅。」火車一離開華盛頓，希拉蕊的助理就接到一通打到她手機的電話，「是總統打來的，」她小心翼翼地說，把電話拿給柯林頓夫人。可是希拉蕊沒有接電話，反倒是打開文件夾，開始看她的演講稿。

「我……我恐怕她現在沒辦法接電話，總統先生，」吃驚的助理結結巴巴地說：「可以請你留話嗎？」

總統沒有留話，不過他後來又打了兩通電話給希拉蕊。「希拉蕊拒絕接聽，」這名行政官員說：「即使那個拿著電話的助理就坐在她旁邊。」

至少一個白宮幕僚後來承認，在這個重要關頭，「總統非常擔心柯林頓夫人不回他電話，用心急如焚來形容並不為過。」大眾看不到任何癥象，顯示他擔心妻子可能懷疑他對事件的說詞。他首先在國家廣播頻道的「凡事深思」（All Thing Considered）的節目，然後是公共廣播公司（PBS）的「新聞時間」（The News Hour）由吉姆·拉瑞（Jim Lehrer）所做的訪談，還有跟助理開過的無數次會議，全都義憤填膺地否認。

不過，擔任他多年政治顧問的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打電話來的時候，他才稍微

卸下了面具。莫里斯被公認是柯林頓贏得選戰的大功臣，他很能體諒這個老朋友的窘境：當報紙登出他跟一個妓女躺在華盛頓一家旅館房間的照片時，他立刻退出一九九六年的連任選戰。莫里斯譴責白宮的「秘密警察」（他在政府體系裡的敵人）洩漏有關他性生活的機密消息給「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不過莫里斯並未怪罪總統，而且能以同理心傾聽這位老友也是恩人的苦衷。

「你這個可憐的王八蛋，」莫里斯說：「我剛看了報紙寫的事。」

「天啊，太慘了，」總統回說：「我沒有做他們說的事，可是我做了一些事，我是說，跟那個女孩子，我沒有做他們說的事……但是我確實做了……一些事。」

「柯林頓，」莫里斯說：「做什麼……」

「我做的夠多了，」總統繼續說：「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證明自己的清白。可能有些禮物（我送她的禮物）可能在她的答錄機裡有些留言。」

莫里斯從來沒有看過總統這麼意志消沈過，但他並不認為柯林頓的處境無望。事實上莫里斯堅信，總統能把這個情況轉變成政治上的優勢。「這個國家的人民很寬容，」他說：「你應該思考怎樣利用它。」

「但是法律的事怎麼辦？」柯林頓問道：「你知道嘛，法律的事？你知道，史塔和偽證以及所有……」

莫里斯直接了當告訴總統，他可能比任何人都瞭解他的困境。「我想的是，我可能是你認識的人當中，唯一對性上癮的人，」他說：「而且我可能可以幫你。」

「你知道，從選舉開始，我一直試著控制我的身體，我是指性方面。可是有時候我失敗